



世界经典名著

普列姆昌德短篇小说选

(下)

〔印度〕普列姆昌德 著

刘国青 译

学苑音像出版社

目 录

割草的女人	1
第一章	1
第二章	3
第三章	8
第四章	11
第五章	14
裹尸布	16
第一章	16
第二章	20
第三章	22
孩 子	26
第一章	26
第二章	31
第三章	34
开斋节的会礼地	36
第一章	36
第二章	43
烈 女	53
第一章	53
第二章	54
第三章	56
第四章	58
第五章	60
第六章	61
第七章	65

第八章	66
奈乌尔	68
第一章	68
第二章	72
第三章	75
第四章	78
如意树	80
第一章	80
第二章	81
第三章	83
第四章	84
第五章	86
第六章	88
第七章	89
第八章	92
三重苦恼	93
第一章	93
第二章	99
事实	109
第一章	109
第二章	113
第三章	114
第四章	116
第五章	117
咒语	120
第一章	120
第二章	122

第三章	128
第四章	133

割草的女人

第一章

穆里娅顶着一捆青草走来时，她那麦褐色的脸上有点发红，她那又大又迷人的眼睛里带着几分忧虑。马哈维尔看到她那发红的面孔后问她：“穆里娅，什么事？心里不好受吗？”

穆里娅没有回答，她的两眼充满了泪水。

马哈维尔走到她的身边问道：“发生了什么事，你为什么不说不呢？谁说了什么？妈责怪你了吗？为什么这么不高兴？”穆里娅哽咽着说：“没有什么，能发生什么呢？我很好。”

马哈维尔从头到脚打量了穆里娅，说：“偷偷地哭，又不对我说！”

穆里娅想把事情支吾过去，说：“没有什么事，对你说什么呢？”

穆里娅是这片不毛之地的一朵玫瑰花。麦褐色的皮肤，像野鹿一样的眼睛，微微下垂的下巴，脸颊上隐隐泛出的红晕，秀丽的双眼皮，眼中带有一种奇妙的柔情，温柔中表现出明显的哀愁和无言的痛楚。不知道在皮匠族的这个家庭里从哪儿来了这样一位仙女，难道她那柔嫩得像花朵一样的身躯适宜于头顶草筐去卖草么？在那个村子



里有不少的人奉承她，讨好她，渴望得到她的青睐，如果她能和他们谈上一句话，他们就会感到非常满足。但是穆里娅近一年多来，谁也没有见过她用眼瞟过青年小伙子或者同他们谈过话。她顶着草走出来，就好像黎明的光芒，点缀着金黄色的帷幕，散发着光彩。有人对她唱歌，有人把手捂在胸口盯盯地望着她，但是穆里娅低着头走自己的路。人们丧气地说：多么骄傲！难道马哈维尔就长得那么俊吗？也不见得是什么了不得的小伙子，不知道她是怎样和他一起生活的！

可是今天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即使对这一族的其他少女来说是一种象征性行动，但是对穆里娅来说却是心上的一根刺。那是在清晨的时候，微风带着芒果花的香味像喝醉了酒似地飘拂，天空在向大地洒下金色的光辉。穆里娅头上顶着草筐去割草，她的麦褐色的皮肤由于早晨金黄色的阳光而像黄金一样闪光了。突然，一个名叫杰那·辛赫的青年从前面来了，穆里娅想绕道走过去，可是杰那·辛赫已经抓住了她的手，说：“穆里娅，你就一点儿也不怜悯我？”

穆里娅那像盛开的鲜花一样的脸像火一样燃烧起来了，她一点儿也不害怕，一点儿也不犹豫，她把草筐摔倒在地说：

“放开我，要不，我就嚷了！”

今天杰那·辛赫在生活中有了新的体验。在低等种姓中，长得漂亮的女人除了给高等种姓的人当玩物以外，还有什么用呢？这样的事他可经历得不少了，但是今天他看到穆里娅的那种脸色，她的愤怒，她的自傲后，手足失措



了。他感到羞愧，放开了手。穆里娅很快地向前走了。人们在斗争的高潮时是不觉得伤痛的，事过之后才会感到疼痛。穆里娅走了一段路后，由于她感到愤怒、害怕和自己的孤立无援，她的眼中充满了泪水，她忍了一会儿，然后抽抽咽咽地哭了。如果她不是这么穷，那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这样侮辱她？她一面哭，一面割草。她了解马哈维尔的火性子，如果对他说了，那他就会成为这个少爷的不共戴天的仇人，以后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她想到这里，汗毛都竖起来了，所以她没有回答马哈维尔的问题。

第二章

第二天，穆里娅没有去割草。婆婆问她：“你为什么不去？”

大家都去了。”

穆里娅低下了头说：“我不愿单独一个人去。”

婆婆生气地说：“单独一人，难道老虎会把你拖了去？”

穆里娅把头垂得更低了，轻声地说：“大家都挑逗我。”

婆婆责备她说：“你不和大家去，也不一个人去，那到底怎么去呢？你为什么干脆地说：我不去呢？在我家里，充当夫人太太是不行的。谁也不是因为皮肤好看就逗人爱，是干活出色才逗人爱的。你长得很好看，那我能吃你的美貌吗？”

去，快拿筐子割草去。”

马哈维尔站在门口的楝树树荫里正给马按摩，他看到



穆里娅哭丧着脸走着，但他不能说什么。如果他有能耐的话，他会把她像眼珠子一样藏在眼皮里，会把她藏在自己的心窝里。但是，马的肚子是非要喂饱不可的，如果买草来喂，那每天至少得花 12 个安那，可是他的这个活计又算什么好活计啊！好不容易能够挣到一两个卢比，那也还是有时挣到，有时挣不到。自从这个要命的卡车开始通行以来，赶马车的可吃亏了，不要钱也没有人问津。他向高利贷者借了 150 个卢比买了马车和马，可是在卡车面前还有谁雇马车呢？高利贷者的利钱都付不起，本钱就更不用说了。他表面上还是说：

“ 如果不想去，就算了，草的问题再说吧。”

这句安慰的话使穆里娅满意了，她说：“ 那马吃什么呢？”

今天她不走昨天的那条路了，她从田中间的田坎走了过去。她一次又一次地用警惕的目光左右打量，两边是长着甘蔗的地。稍一有点动静，她的心就紧张起来，可别有人藏在甘蔗地里，不过没有发生什么新的情况。甘蔗田走过了，她又走过了芒果园。前面可以看到正灌水的田了。在远远的井上人们正用水囊浇水。这儿的田坎上长满了青草，穆里娅的心动了，在这里半个小时所能割的草，在干旱的平地上割到中午也割不了那么多。这里又有谁看见呢？如果有人叫喊得厉害，那就走算了，于是她坐下来开始割草。在半个小时内她的筐子里已经装满一半多了，她是这样专心忙自己的事，以致她不知道杰那·辛赫的到来。当她突然发现有什么动静抬头看时，杰那·辛赫已经站在面前。



穆里娅吓了一跳，她想跑，想把草倒掉，拿着空筐走，可是杰那·辛赫站在几尺远的地方说：“别怕，别怕，老天爷知道，我不会跟你说什么。你想割多少草，就割多少，这田是我的。”

穆里娅的手麻木了，割草刀就像贴在手上一样，她看不见眼前的草了，她希望大地裂开，好让她钻进去，在她的眼前，大地在晃动。

杰那·辛赫安慰她：“你为什么不去割呢？我不会说你的，你每天都到这儿来割吧，我让你割草。”

穆里娅好似一座石像一样呆呆地坐着。

杰那·辛赫向前走了一步，说：“你为什么这样害怕我？你难道以为我今天还会折磨你吗？老天爷知道，昨天我也不是出于折磨你而抓住你的手，而是看到你后我的手情不自禁地伸了出来，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了。你走之后，我在那里坐下哭了几个钟头。我真想砍掉自己的手，有时还想服毒。于是我又找你，你今天走了这条路，我到处找没有找到才到这里来了。现在，你想怎么惩罚我，就惩罚我吧。如果你想把我的头砍下来，那我也不会摇头拒绝。我是行为放荡的人，我是流氓无赖，但是自从见到你，我内心的一切邪恶念头完全消失了。现在我只想成为你的一只狗，永远在你的后面跟着你走，或者成为你的一匹马，能够经常吃到你亲手扔到我面前的草料。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希望我的这个身体好歹对你有点用处！如果我是出于某种坏心眼说这样的话，那就让我的青春毁了吧。得到了像你这样的仙女的马哈维尔是太幸运了。”

穆里娅不声不响地听着，然后低下头天真地问道：“那



你到底希望我做什么呢？”

杰那·辛赫更走近一步说：“我只希望得到你的怜悯。”

穆里娅抬起头看着他，她那害羞的心情不知消失到什么地方去了，她用那一针见血的话问他：“我想问你一句话，你不会见怪吧，你结了婚没有？”

杰那·辛赫低声地说：“婚倒结了，但那算什么结婚啊，简直是开玩笑！”

穆里娅嘴角上浮现出了一丝轻蔑的微笑，说：“就算是吧，如果我的男人对你的女人这样说话，那你感到怎么样？那你准备不准备割下他的头？你说说看，你难道以为，马哈维尔是低等种姓皮匠族的人，那他的身体里就没有血，他就没有羞耻，他就不考虑自己的体面？你觉得我长得好看，难道码头边没有比我更好看的妇女经过，我连她们脚下的尘土也比不上，你为什么不向她们中某一个人要求怜悯呢？难道她们没有怜悯心吗？可是，你不会到那里去，因为你不敢去。你向我要求怜悯，只不过因为我是皮匠族的妇女，是低等种姓的人，低等种姓的妇女可以通过一点儿威胁或一点儿利诱落进你的手里，这是多么便宜的交易呀！你不是一个少爷吗？这样便宜的交易是不会放过的！”

杰那·辛赫羞愧地说：“穆里娅，不是这么一回事。我说真的，这又有什么高低贵贱好分啊？所有的人都是一样的。我打算把我的头放在你的脚前。”

穆里娅：“难道不是因为你知道我不能采取什么行动吗？你去把你的头放在某一个刹帝利种姓的妇女的脚前试试看！那时你就会明白，把头放在人家脚前有什么样的



后果，那你的头就不会继续呆在你的脖子上了。”

杰那·杰赫羞得真想钻进地里，他的脸色变了，好像病了几个月才起床似的。他一句话也说不出。穆里娅能够讲得这样头头是道，这是他连想也没有想到的。

穆里娅接着又说了：“我也每天到市场上去，也知道一些大户人家的情况。你能指出哪一大户人家没有马夫、车夫、挑水的、做饭的，或者是婆罗门祭司钻进去胡来的？这都是大户人家的把戏。那些大户人家的妇女这么做，是对的，因为她们的男人爱上了皮匠族的女人，挑水人的女人。有来有往收支相抵了。对可怜的穷苦人来说，又哪有这样的事情呢？对我的男人说来，世界上属于他的一切，就是我，他对任何其他的女人连抬头望也不望一眼。凑巧我长得还不算丑，但是假如我长得又黑又丑，我相信他也还会像现在这样对待我。我虽然出身于低贱的皮匠族种姓，但我没有低贱到用坏心眼来报答人家对我的忠实。当然，如果他要随心所欲，如果他要刺激我，折磨我，那我也会这样来对待他的。你不是对我的姿色神魂颠倒了么？如果今天我出天花成了麻子，或者是瞎了一只眼，你会望我一眼吗？你说说看，我说的是假的吗？”

杰那·辛赫对此不能否认。

穆里娅仍然用那充满骄傲的调子说：“但是，如果我坏的不是一只眼，而是两只眼，那我的男人仍然会像现在这样对待我，他会背我、扶我、喂我吃。你希望我欺骗这样的人吗？”

你滚开吧，今后别调戏我了，不然，没有好下场的。”



第三章

青年时期有热情和力量，有同情心和自信心，有勇气和光荣感，以及一切使人生变得神圣、光明和完美的东西。青年时期的迷惘是骄傲自负，尖刻无情，自私好色和一切把人生引向兽性、变态和堕落的东西。杰那·辛赫处于青年时期的迷惘之中，穆里娅的清凉的水滴解除了他的迷惘，正如煮沸了的糖浆中洒下水滴之后，泡沫得以消失，杂质得以沉淀，然后干净纯粹的糖浆就形成了。青春时期的迷惘消失以后，剩下的就是青春年华。美人的话既可以轻易地破坏一个人的信念和忠诚，也同样可以轻易地引导一个人走上正路。

杰那·辛赫从那天起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本来他特别容易生气，动不动就咒骂、斥责甚至殴打工人，这已成了他的习惯。佃农看见他就发抖，工人看见他马上积极地干活，但是当他一走，他们就坐下开始吸烟。所有的人心里都对他感到很恼火，咒骂他。不过，自那天起，他变得这样仁慈，这样谨慎，这样有耐心，人们看到了都感到奇怪。

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下午，杰那·辛赫来到田里，当时工人们正用水囊浇水。他看到有一个地方小水沟的堤已经断裂，水白白地流走了，没有流到田里的小垅里来。可是，培田垅的老太婆安然地坐着，她对水为什么不来一点也不着急。以前，杰那·杰赫看到这种情况就火冒三丈，会把那个老太婆当天的工钱给扣掉的，并且会斥责用水囊



浇水的人。但是他今天没有生气，他用土把小水沟的堤培好，然后到田里对老太婆说：“你坐在这儿，水全跑光了呢！”

老太婆着慌了，说：“也许刚才裂开了口，少爷，我马上去把它堵上。”

她一面说一面发抖，杰那·辛赫安慰她说：“别跑，别跑，我刚才给堵上了。你家老大爷有些天没有看见了，到哪儿上工去了吧？”

老太婆感动地说：“近来在家里闲坐，小哥，哪儿也没有找到活。”

杰那·辛赫亲切地说：“那到我这里来干吧，还有些麻，给纺一纺吧！”

他这样说着朝水井那边走去了，那儿有四个水囊在浇水，但是他去的时候有两个人去摘枣子了，另外两个工人一看到杰那·辛赫就吓坏了，如果少爷问还有两个人到哪里去了，那怎么回答呢？大家都会挨一顿臭骂。可怜他们一个个心里直打鼓。杰那·辛赫问道：“那两个人到哪里去了？”

谁也没有答话。突然前面有两个工人用围裤的一角装着枣子走来了。两人高高兴兴有说有笑地走着，一看到杰那·辛赫，吓得要死，两条腿像有千斤重一样，他们欲进不得，欲退不能。两人明白了，今天肯定要挨骂，也许工钱也要被扣掉。他们慢吞吞地走着，这时杰那·辛赫叫他们：“快来，快来，枣子怎么样？也给我一些吧，还是我枣树上的呢！”

那两个工人更害怕了，今天少爷不会让他们生还的，



看他说得多么好听！等一会儿该细细算帐了，所以他们两人颤抖成一团。

杰那·辛赫又说：“赶快来吧，熟了的都算我的。是不是去一个人从家里取点盐来？”他又对另外两个工人说：“你们也来吃，那棵枣树上的枣子很甜。先吃枣子，活总是要干的。”

现在那两个摘枣子的人稍为松了口气。几个人把枣子倒在杰那·辛赫的面前，将熟了的都挑给他。有一个人回去取了盐。半个小时水囊没有浇水。当他们把枣子吃完，杰那·辛赫准备走时，那两个摘枣子的人双手合掌说：“小哥，今天就饶恕我们吧，我们两人肚子很饿了，要不，是决不会去摘枣子的。”

杰那·辛赫很有礼貌地说：“有什么过错？我也吃了枣子，不就是耽误了半个来小时的时间吧。你们愿意的话，一个小时的活半个小时可以干完；如果不愿意，一整天也许干不了一个小时的活。”

杰那·辛赫走了，于是四个人议论开了。

头一个说：“如果主人是这个样子，那我就有心干活了，而从前，什么时候都好像骑在人的胸脯上。”

第二个说：“我原来以为他今天非生吃了我们不可。”

第三个说：“近几天来，我看到他的脾气温和多了。”

第四个说：“傍晚拿到了全部工钱，那时再说。”

头一个又说：“你这个人真死心眼儿，辨别不了一个人态度的变化。”

第二个又说：“现在好好专心地干活吧。”

第三个说：“那还有什么可讲的。既然人家放心地把



活交给我们，那我们的职责就是不遗余力地去干。”

第四个说：“现在我还不敢相信这位少爷。”

第四章

有一天，杰那·辛赫有事要到法院去。十几里地，一般他都是骑自己的马去，但是今天的太阳很毒，他打算坐马车去。他叫人传话给马哈维尔，叫他用马车载他去法院。9点来钟马哈维尔来叫他，他已经准备好了，立刻坐上了马车。可是，马是这么瘦，马车上的坐垫又脏又破，所有的东西都陈旧不堪，杰那·辛赫坐上去都很不好意思。他问：“马哈维尔，这些东西怎么这么破烂？你的马从来不是这么瘦弱的，是不是近来过路的乘客少了？”马哈维尔说：“不，小主人，乘客不少，不过有了卡车，谁还过问马车呢？以前一天挣两三个卢比，现在20个安那也挣不到，拿什么东西喂牲口啊？我们自己又吃什么呢？现在处在困难境地了。我想把马车和马卖掉后给你当工人去，可是又找不到买主。不说多，马是一天要12个安那的，草料还不算。当我们的肚皮还填不饱的时候，牲口还能过问那么多？”杰那·辛赫朝他穿的破烂衬衣看了一眼说：“为什么不种几亩地？”

马哈维尔低下了头说：“小主人，种地需要很大的勇气才行。我的想法是，遇到了买主，我就是吃点亏也把马车给卖出去，然后就割草到市场上去卖。近来婆媳两人都在割草，好容易才卖得十一二个安那。”

杰那·辛赫问道：“是老太太到市场上去卖草吧？”



马哈维尔不好意思地说：“不，小哥，她哪能走这么远的路，是我家的去。割草割到中午，下午到市场上去，从那里回来就到夜里了。小哥，真令人耽心，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命运总奈何不得。”

杰那·辛赫到了法院，马哈维尔为了找到乘客赶着马车到处奔走，向城里的方向去了。杰那·辛赫叫他 5 点钟再来。

大约 4 点来钟，杰那·辛赫从法院里办完事走了出来。前面场院里有一家卖槟榔包的商店，再往前去是一棵大榕树。榕树的树荫下停有单马拉的马车，双马拉的马车，还有的是四轮敞篷马车等共 20 多辆。马都卸下了轭套。这儿是律师、法官和官员们停车马的地方。杰那·辛赫喝了水，吃了槟榔包，他开始盘算，如果碰上了卡车，就到城里转一趟。这时他的目光落到了一个顶着草筐的女人身上，她正在和马夫讨价还价。杰那·辛赫的心跳了起来，原来这个女人是穆里娅。她今天打扮了一下自己，穿着一件玫瑰色的纱丽，在和马车夫讲价钱。有几个马车夫围在她的周围。有的人在笑，有的在开她的心，还有的斜着眼瞟她。

有一个黑黑的马车夫说：“穆里娅，你的草只值六个安那。”

穆里娅用媚眼扫了他一下说：“你要想买六个安那的草，那你到前面那些坐着卖草的女人那里去买吧，可以少给几个拜沙，我的草要 12 个安那才卖。”

一个中年的马车夫在四轮敞篷马车上说：“现在是你的天下啦，你干吗只要 12 个安那，要一个卢比吧！买草



的人不得已，总是要买的，等律师们出来吧，现在快到时间了。”

一个头上缠着玫瑰色头巾的马车夫说：“连老头子都流口水啦！现在穆里娅为什么还只盯着某一个人呢？”

杰那·辛赫气得真想用鞋底打这些无赖一顿。大家是怎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好像要把她吞下去似的，而穆里娅在这里又是多么高兴！既不害臊，也不生气，也不让步。她和人说话时有说有笑，有时用含情的目光望着人，有时把纱丽的边从头上拉下来，有时还歪着头。就是这个穆里娅曾经像母狮一样对他咆哮过。

这时已经是4点了，一群官员、律师和法官从法院里一涌而出。官员们向卡车的方向奔去，律师和法官们则奔向停马车的地方。马车夫也立即把轭套上好了，有几位先生用多情的目光打量着穆里娅，然后坐上了马车。

忽然，穆里娅顶着草筐朝那辆四轮敞篷马车后面跑去。上面坐着一个穿英国服装的年轻律师，他让穆里娅把草放到踏板旁边，从口袋里掏出了钱给穆里娅，穆里娅笑了，两人还谈了话，但杰那·辛赫听不见他们谈了什么。

不一会儿，穆里娅脸上带着高兴的神色，走向回家的路了。杰那·辛赫若有所失地一直站在卖槟榔包的商店门口。店老板停止了营业，穿了衣服，关了门，从台阶上走下来。这时杰那·辛赫从沉思中苏醒了，他问道：“怎么，商店关门了吗？”

卖槟榔包的老板对他深表同情地说：“少爷，你治一治病吧，这个毛病可不好！”

杰那·辛赫奇怪地问道：“什么毛病？”

